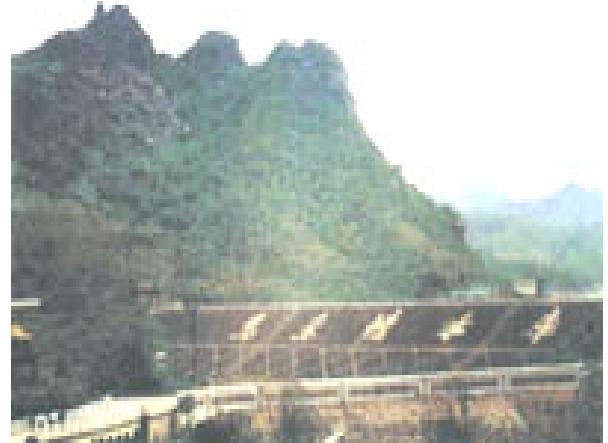


葫芦島南票區

迫害真相追蹤

(第一期)

暖池塘鎮趙明一家的遭遇



心生一念大法好 福涌万千平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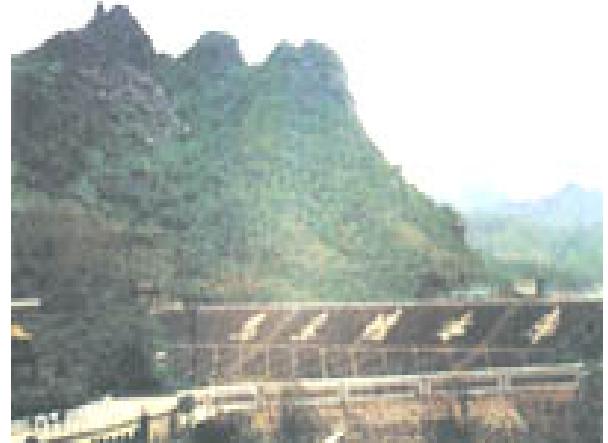
24

葫蘆島南票區

迫害真相追蹤

(第一期)

暖池塘鎮趙明一家的遭遇



心生一念大法好 福涌万千平安到

24

目 录

葫芦岛市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3
发生在咱家乡的迫害	4
我们全家累计被非法拘留 55 次、非法劳教 9 年半	5
依法上访遭来的横祸 (6)	
一个“炼”字全家被拘数十次 (6)	
在家“炼”的结果 (11)	
葫芦岛教养院的黑暗与恐怖 (12)	
从劳教所回来后的日子 (14)	
讲真相惨遭迫害 (15)	
妻子被劳教 幼女独凄凉 (16)	
法网恢恢	18
葫芦岛市南票区恶人榜(部分)	
“文革”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的结局	
正义大审判已经开始	19
江泽民在世界各地被告上法庭	
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江泽民罪状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21
新唐人电视台专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2

2

23

目 录

葫芦岛市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3
发生在咱家乡的迫害	4
我们全家累计被非法拘留 55 次、非法劳教 9 年半	5
依法上访遭来的横祸 (6)	
一个“炼”字全家被拘数十次 (6)	
在家“炼”的结果 (11)	
葫芦岛教养院的黑暗与恐怖 (12)	
从劳教所回来后的日子 (14)	
讲真相惨遭迫害 (15)	
妻子被劳教 幼女独凄凉 (16)	
法网恢恢	18
葫芦岛市南票区恶人榜(部分)	
“文革”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的结局	
正义大审判已经开始	19
江泽民在世界各地被告上法庭	
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江泽民罪状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21
新唐人电视台专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22

2

23

访美的横幅，还要求严惩江泽民，为什么跟对待江泽民出访不一样？李洪志先生表示，就是针对这场迫害，就是反对这场迫害；针对的人呢，都是参与迫害的。

当问到过去四年中，有没有政府机构给予法轮功财力上的支持？李洪志先生回答，从 99 年的 720 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拿任何一个政府、甚至于社会上那些大企业一分钱。

对于有些人不相信这些。李先生表示，人理解不了修炼人。他举例说，当年基督教被迫害三百年中遭受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却没有把它迫害倒，反而越来越昌盛。为什么呢？他说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人的信仰。法轮功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状态，与常人社会的不修炼的人区别很大。

对于镇压法轮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李洪志先生表示，要想平反法轮功，肯定要给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一个说法，谁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将迫害法轮功的恶首绳之以法。

访美的横幅，还要求严惩江泽民，为什么跟对待江泽民出访不一样？李洪志先生表示，就是针对这场迫害，就是反对这场迫害；针对的人呢，都是参与迫害的。

当问到过去四年中，有没有政府机构给予法轮功财力上的支持？李洪志先生回答，从 99 年的 720 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拿任何一个政府、甚至于社会上那些大企业一分钱。

对于有些人不相信这些。李先生表示，人理解不了修炼人。他举例说，当年基督教被迫害三百年中遭受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却没有把它迫害倒，反而越来越昌盛。为什么呢？他说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人的信仰。法轮功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状态，与常人社会的不修炼的人区别很大。

对于镇压法轮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李洪志先生表示，要想平反法轮功，肯定要给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一个说法，谁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将迫害法轮功的恶首绳之以法。

新唐人电视台独家专访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美国东时间 2004 年 1 月 20 日晚新唐人电视台向全球播出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独家专访，这是自 1999 年底以来 4 年多时间里，法轮功创始人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了许多人们关心的话题。

当问到为什么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时，李先生表示，新唐人敢讲真话，没有政治倾向，特别是敢于报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

李洪志先生近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保持低调。李先生表示，作为修炼人来讲，他本来就不想参与社会更多的事情，就是个人的修炼，没有其它的诉求。

当被问到中国政府为什么镇压法轮功？李洪志先生认为，因为掌权者的妒嫉造成了这场迫害，尽管法轮功是为社会好，是为民众好，学功的人数很多，在一些人眼里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权力，他是不管民众疾苦的，那么他就不能容忍法轮功有这么多人来学。

去年温家宝出访，法轮功学员打出了欢迎温家宝

葫芦岛市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上，希望善良、和平与宁静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从 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在独裁者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腥风血雨式的镇压开始了。本刊主要叙述的是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安昌岘村法轮功学员赵明一家从 99 年到现在的受迫害历程，揭露江泽民及其帮凶在咱家乡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鲜为人知的内幕，帮助咱老百姓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受谎言的蒙骗。历史证明，冤案总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谎言终究不会长久！揭露迫害和了解事实真相都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破除谎言与蒙骗，使人们心明眼亮，让生活充满光明。

最后，还请珍惜这些做之不易的真相资料，并望给您的亲朋好友阅读。致诚谢！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自费印制，送与有缘；传阅亲友，功德无量。

新唐人电视台独家专访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美国东时间 2004 年 1 月 20 日晚新唐人电视台向全球播出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独家专访，这是自 1999 年底以来 4 年多时间里，法轮功创始人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了许多人们关心的话题。

当问到为什么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时，李先生表示，新唐人敢讲真话，没有政治倾向，特别是敢于报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

李洪志先生近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保持低调。李先生表示，作为修炼人来讲，他本来就不想参与社会更多的事情，就是个人的修炼，没有其它的诉求。

当被问到中国政府为什么镇压法轮功？李洪志先生认为，因为掌权者的妒嫉造成了这场迫害，尽管法轮功是为社会好，是为民众好，学功的人数很多，在一些人眼里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权力，他是不管民众疾苦的，那么他就不能容忍法轮功有这么多人来学。

去年温家宝出访，法轮功学员打出了欢迎温家宝

葫芦岛市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上，希望善良、和平与宁静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从 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在独裁者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腥风血雨式的镇压开始了。本刊主要叙述的是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镇安昌岘村法轮功学员赵明一家从 99 年到现在的受迫害历程，揭露江泽民及其帮凶在咱家乡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鲜为人知的内幕，帮助咱老百姓了解法轮功真相、不受谎言的蒙骗。历史证明，冤案总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谎言终究不会长久！揭露迫害和了解事实真相都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破除谎言与蒙骗，使人们心明眼亮，让生活充满光明。

最后，还请珍惜这些做之不易的真相资料，并望给您的亲朋好友阅读。致诚谢！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
精心阅读细细看，真假智者自会辨。**

自费印制，送与有缘；传阅亲友，功德无量。



兼听则明偏听暗
善念在心保平安



发生在咱家乡的迫害

经调查，南票区暖池塘镇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34 名：

安昌山村：赵洪本、赵明、赵亮、张俊福、周春起（判刑）、谷文方、刘大力、祁超英、孟庆菊、徐玉莲、王淑娟、杨红霞、谷凤春（已摆脱邪恶的抓捕）。

苑屯村：谷丽娟、苑景田、张喜林。才屯村：杨乃凤、孟凡爽、张秀珍。暖西村：白亚秋（先后劳教 2 次）、裴广顺、裴广信。二庄屯村：王亚秋。马相屯村：马乃学、陈世荣、马艳极其姥姥、郭娟。曹屯村：张国正（判刑）。北边村：温永库。南边村：周丽艳。团山子村：凌永平。李家窝棚村：张凤芝。沙金沟村：李玉红。

2003 年 3 月 20 日，一份 4 千多页列有 1 万 1 千多名中国警察、各级官员及其它具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和涉嫌罪行，连同另一份约 2 万名受迫害者的名单和事件列表的报告，已经转交给了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法轮功自 92 年在中国传出，至今短短十一年间已传遍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全球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等对法轮大法颁发褒奖已达 1223 项。目前，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 25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并以多种语言文字载入国际互联网，提供免费下载。



兼听则明偏听暗
善念在心保平安



发生在咱家乡的迫害

经调查，南票区暖池塘镇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34 名：

安昌山村：赵洪本、赵明、赵亮、张俊福、周春起（判刑）、谷文方、刘大力、祁超英、孟庆菊、徐玉莲、王淑娟、杨红霞、谷凤春（已摆脱邪恶的抓捕）。

苑屯村：谷丽娟、苑景田、张喜林。才屯村：杨乃凤、孟凡爽、张秀珍。暖西村：白亚秋（先后劳教 2 次）、裴广顺、裴广信。二庄屯村：王亚秋。马相屯村：马乃学、陈世荣、马艳极其姥姥、郭娟。曹屯村：张国正（判刑）。北边村：温永库。南边村：周丽艳。团山子村：凌永平。李家窝棚村：张凤芝。沙金沟村：李玉红。

2003 年 3 月 20 日，一份 4 千多页列有 1 万 1 千多名中国警察、各级官员及其它具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和涉嫌罪行，连同另一份约 2 万名受迫害者的名单和事件列表的报告，已经转交给了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法轮功自 92 年在中国传出，至今短短十一年间已传遍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全球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等对法轮大法颁发褒奖已达 1223 项。目前，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 25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并以多种语言文字载入国际互联网，提供免费下载。



等国家和地区，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另外澳洲、爱尔兰、英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冰岛、芬兰…等更多国家的人民正在积极与各国律师联络，将江泽民的罪行公诸于世，加入全球审江的行列。

其帮凶罗干、李岚清、曾庆红、周永康、赵志刚、夏德仁、刘淇、吴官正等也在不同的国家被正式起诉。

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

递交江泽民罪状

2003年11月26日下午1点，全球审江大联盟（由全世界10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编者注）在海牙国际法庭前举行审江公众听证会，并于当日下午3点向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法官递交了世界各国起诉江泽民的书面材料，提出审判江泽民的要求。这是全球审江大联盟在欧洲继巴黎，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柏林之后举行的第六次公众集会。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1月20日在北美成立并展开调查取证。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谁，都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去承担，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或人民的公审。

等国家和地区，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另外澳洲、爱尔兰、英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冰岛、芬兰…等更多国家的人民正在积极与各国律师联络，将江泽民的罪行公诸于世，加入全球审江的行列。

其帮凶罗干、李岚清、曾庆红、周永康、赵志刚、夏德仁、刘淇、吴官正等也在不同的国家被正式起诉。

全球审江大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

递交江泽民罪状

2003年11月26日下午1点，全球审江大联盟（由全世界10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编者注）在海牙国际法庭前举行审江公众听证会，并于当日下午3点向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法官递交了世界各国起诉江泽民的书面材料，提出审判江泽民的要求。这是全球审江大联盟在欧洲继巴黎，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柏林之后举行的第六次公众集会。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1月20日在北美成立并展开调查取证。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谁，都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去承担，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或人民的公审。

我们全家累计被非法拘留 55次、非法劳教9年半

我们家六口人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家里几乎都快散了。那时我家生活贫困，且父亲有多种疾病，如气管炎（严重时坐着睡觉）、关节炎、胃病、乙型肝炎等疾病，脾气更不好，与母亲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母亲患有肺结核、神经分裂症（睡不着觉）。我是先天性气管炎，治了二十多年也未好，而且和妻子总是打架，生活很苦恼。96年11月，母亲终于忍受不了父亲的脾气和这种举步维艰的生活，离家出走了，不回来了。这对我们的打击简直太大了，父亲几乎要去寻死。后来因大弟弟修炼了法轮功，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看了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心里敞亮了，从此父亲也开始走入修炼。数日后，母亲终于回来了（母亲得知父亲学大法才肯回来的）。父亲通过学法身上的各种顽疾不翼而飞，而且脾气也改了不少，随父亲的变化，全家人（母亲、我、妻子、小女儿）相继走上了修炼的道路。通过学炼大法，母亲肺结核病也好了，也睡着觉了，连我那多年久治不愈的气管炎也瞬间痊愈了，和妻子的感情变

我们全家累计被非法拘留 55次、非法劳教9年半

我们家六口人修炼法轮功，在修炼前家里几乎都快散了。那时我家生活贫困，且父亲有多种疾病，如气管炎（严重时坐着睡觉）、关节炎、胃病、乙型肝炎等疾病，脾气更不好，与母亲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母亲患有肺结核、神经分裂症（睡不着觉）。我是先天性气管炎，治了二十多年也未好，而且和妻子总是打架，生活很苦恼。96年11月，母亲终于忍受不了父亲的脾气和这种举步维艰的生活，离家出走了，不回来了。这对我们的打击简直太大了，父亲几乎要去寻死。后来因大弟弟修炼了法轮功，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看了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心里敞亮了，从此父亲也开始走入修炼。数日后，母亲终于回来了（母亲得知父亲学大法才肯回来的）。父亲通过学法身上的各种顽疾不翼而飞，而且脾气也改了不少，随父亲的变化，全家人（母亲、我、妻子、小女儿）相继走上了修炼的道路。通过学炼大法，母亲肺结核病也好了，也睡着觉了，连我那多年久治不愈的气管炎也瞬间痊愈了，和妻子的感情变

得和好如初，全家人身心受益。就这样我们的家庭从此和平、和睦了，生活有了希望，经济也比以前好转了。

依法上访遭来的横祸

可是好景不长，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开始全面非法镇压法轮功，电视、报纸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抹黑。我们很不理解，就全家去省政府说明实际情况，用我们修炼人的身心受益，来说明事实真相。可万万没有想到，省政府门前都是警车、警察，根本不让我们说话，而是把我们所有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关到了一个大体育场里。我们在那里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们被遣送到当地派出所，强迫每人交50元“车费”（家里6口人都去了，共交300元），逼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邪恶之徒还强行给我母亲和弟弟办了7天的“学习班”。

一个“炼”字全家被拘数十次

10月26日，江泽民小人伎俩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对上亿善良的法轮功群众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26日上午，派出所所长刘国文、指导员桑国华等人到我们家非法抄家，并把我和母亲、弟弟绑架到派出所。镇党委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江泽民在世界各地被告上法庭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导致中国大陆901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亡，无数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监禁。目前江泽民已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台湾、德国

得和好如初，全家人身心受益。就这样我们的家庭从此和平、和睦了，生活有了希望，经济也比以前好转了。

依法上访遭来的横祸

可是好景不长，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开始全面非法镇压法轮功，电视、报纸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抹黑。我们很不理解，就全家去省政府说明实际情况，用我们修炼人的身心受益，来说明事实真相。可万万没有想到，省政府门前都是警车、警察，根本不让我们说话，而是把我们所有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关到了一个大体育场里。我们在那里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们被遣送到当地派出所，强迫每人交50元“车费”（家里6口人都去了，共交300元），逼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邪恶之徒还强行给我母亲和弟弟办了7天的“学习班”。

一个“炼”字全家被拘数十次

10月26日，江泽民小人伎俩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对上亿善良的法轮功群众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26日上午，派出所所长刘国文、指导员桑国华等人到我们家非法抄家，并把我和母亲、弟弟绑架到派出所。镇党委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江泽民在世界各地被告上法庭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导致中国大陆901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亡，无数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监禁。目前江泽民已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台湾、德国

法网
 恢恢

葫芦岛市南票区恶人榜(部分)

南票区公安分局:

局长: 李文章 政委: 路 浩
副局长: 孙凤臣 (主管迫害法轮功)

南票区暖池塘镇派出所:

原所长: 刘国文 指导员: 桑国华
现所长: 张 冶 内勤: 刘学兵
外勤: 孙万文 司机: 张祥旭

预审监管大队 (看守所、拘留所) :

原大队长: 何文斌拘留所管教: 王立新, 王玉林

南票区暖池塘镇:

现镇长: 裴学仁, 党委秘书: 胡建锋, 镇教委: 王中正

前车之鉴

“文革”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的结局

书记李树恒问我和弟弟还炼不炼? 法轮功好不好? 我们都说炼! 法轮功好! 这时李树恒不由分说就对我和弟弟拳打脚踢。打完后, 刘国文给我们娘仨整理材料, 将我们非法拘留满 15 天。(一次拘留最多 15 天)。

10 月 28 日, 我们被非法押在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 (约七、八十人) 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非法关押。我绝食第三天, 拘留所管教王立新等就打我嘴巴、拳打脚踢, 并强行让我跪在走廊的地面上。接着又有几十名学员都被强迫跪在走廊两边, 从上午一直跪到下午 3 点左右, 开始给我们强行灌食, 由武警接着给我们下鼻管, 灌豆浆。15 天后, 不放我们回家, 由派出所把我们 (共 9 人) 押到镇里强迫办“学习班”, 让家里送饭 (家离镇政府 15 里地)。

12 月 4 日, 父亲和妻子等 10 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12 月 5 日上午, 镇党委副书记王晓会 (主管迫害法轮功, 2001 年 4 月暴死于心肌梗塞) 和派出所桑国华等到我们家要钱 (上北京抓父亲和妻子的费用)。王晓会开口就管我们要 4000 元。我和母亲说: 没有那么多钱, 葫芦岛教养院忙改嘴 2000 也行。“2000 也没有”我很自然的说。王晓会显然有些气急败坏: 没有就带人走。我与母亲就被抓上警车, 村里人见我们娘俩又被抓了, 就和桑国华说: 你把他们都抓来, 谁去张罗钱, 就跟他商量让少掏点。最后桑国华说: 那就掏

法网
 恢恢

葫芦岛市南票区恶人榜(部分)

南票区公安分局:

局长: 李文章 政委: 路 浩
副局长: 孙凤臣 (主管迫害法轮功)

南票区暖池塘镇派出所:

原所长: 刘国文 指导员: 桑国华
现所长: 张 冶 内勤: 刘学兵
外勤: 孙万文 司机: 张祥旭

预审监管大队 (看守所、拘留所) :

原大队长: 何文斌拘留所管教: 王立新, 王玉林

南票区暖池塘镇:

现镇长: 裴学仁, 党委秘书: 胡建锋, 镇教委: 王中正

前车之鉴

“文革”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的结局

书记李树恒问我和弟弟还炼不炼? 法轮功好不好? 我们都说炼! 法轮功好! 这时李树恒不由分说就对我和弟弟拳打脚踢。打完后, 刘国文给我们娘仨整理材料, 将我们非法拘留满 15 天。(一次拘留最多 15 天)。

10 月 28 日, 我们被非法押在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 (约七、八十人) 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非法关押。我绝食第三天, 拘留所管教王立新等就打我嘴巴、拳打脚踢, 并强行让我跪在走廊的地面上。接着又有几十名学员都被强迫跪在走廊两边, 从上午一直跪到下午 3 点左右, 开始给我们强行灌食, 由武警接着给我们下鼻管, 灌豆浆。15 天后, 不放我们回家, 由派出所把我们 (共 9 人) 押到镇里强迫办“学习班”, 让家里送饭 (家离镇政府 15 里地)。

12 月 4 日, 父亲和妻子等 10 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12 月 5 日上午, 镇党委副书记王晓会 (主管迫害法轮功, 2001 年 4 月暴死于心肌梗塞) 和派出所桑国华等到我们家要钱 (上北京抓父亲和妻子的费用)。王晓会开口就管我们要 4000 元。我和母亲说: 没有那么多钱, 葫芦岛教养院忙改嘴 2000 也行。“2000 也没有”我很自然的说。王晓会显然有些气急败坏: 没有就带人走。我与母亲就被抓上警车, 村里人见我们娘俩又被抓了, 就和桑国华说: 你把他们都抓来, 谁去张罗钱, 就跟他商量让少掏点。最后桑国华说: 那就掏

法网
 恢恢

葫芦岛市南票区恶人榜(部分)

南票区公安分局:

局长: 李文章 政委: 路 浩
副局长: 孙凤臣 (主管迫害法轮功)

南票区暖池塘镇派出所:

原所长: 刘国文 指导员: 桑国华
现所长: 张 冶 内勤: 刘学兵
外勤: 孙万文 司机: 张祥旭

预审监管大队 (看守所、拘留所) :

原大队长: 何文斌拘留所管教: 王立新, 王玉林

南票区暖池塘镇:

现镇长: 裴学仁, 党委秘书: 胡建锋, 镇教委: 王中正

前车之鉴

“文革”时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的结局

书记李树恒问我和弟弟还炼不炼? 法轮功好不好? 我们都说炼! 法轮功好! 这时李树恒不由分说就对我和弟弟拳打脚踢。打完后, 刘国文给我们娘仨整理材料, 将我们非法拘留满 15 天。(一次拘留最多 15 天)。

10 月 28 日, 我们被非法押在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 (约七、八十人) 以绝食的方式抗议非法关押。我绝食第三天, 拘留所管教王立新等就打我嘴巴、拳打脚踢, 并强行让我跪在走廊的地面上。接着又有几十名学员都被强迫跪在走廊两边, 从上午一直跪到下午 3 点左右, 开始给我们强行灌食, 由武警接着给我们下鼻管, 灌豆浆。15 天后, 不放我们回家, 由派出所把我们 (共 9 人) 押到镇里强迫办“学习班”, 让家里送饭 (家离镇政府 15 里地)。

12 月 4 日, 父亲和妻子等 10 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12 月 5 日上午, 镇党委副书记王晓会 (主管迫害法轮功, 2001 年 4 月暴死于心肌梗塞) 和派出所桑国华等到我们家要钱 (上北京抓父亲和妻子的费用)。王晓会开口就管我们要 4000 元。我和母亲说: 没有那么多钱, 葫芦岛教养院忙改嘴 2000 也行。“2000 也没有”我很自然的说。王晓会显然有些气急败坏: 没有就带人走。我与母亲就被抓上警车, 村里人见我们娘俩又被抓了, 就和桑国华说: 你把他们都抓来, 谁去张罗钱, 就跟他商量让少掏点。最后桑国华说: 那就掏

500 元。把母亲放回家借钱，母亲回来拿来 400 元。桑国华死活不干，非得 500 元不可。没办法村里人给凑了 100 元，这才放我们娘俩回家。我和母亲及我的孩子（那时才 6 岁，想她妈妈想得牙疼、发高烧）刚要吃点饭，刘国文带人又开车来了，二话没说把我和母亲又推上了警车。这时我就和刘国文理论：你把我们带走，孩子怎么办？刘根本不听我说什么，一劲儿把我们抓到派出所，家里只剩下 6 岁的女儿看家。到了派出所，刘疯狂地审问我：你对象上北京你知道不？“不知道”我告诉他。这时刘国文和内勤刘学兵就开始打我：刘国文拽头发（拽下一把头发），后又用胶棒打，刘学兵打嘴巴。总共折磨了约半小时，最后看我不说，就叫我面对墙站着。到下午 4 点左右，又给我们娘仨非法送去拘留了（因弟弟当时就在镇政府关押，派出所和镇政府在同一个院内）。

12 月 6 日凌晨 2 点左右，父亲和妻子他们共 17 名上访的同修也被非法拘留。听父亲说：在驻京办事处，桑国华就用拳打脚踢了父亲一顿，他们所有带的钱都被没收了。17 人从北京被押回来，分别在镇派出所、区分局遭到了毒打，在分局每人一个屋被非法审问，强行让每个人跪在地上。刘国文和分局的恶警 4、5 个人毒打父亲，脸都被打走形了，并邪恶地说：还炼不炼？父亲义正词严地说：炼！打死也炼！他们看父亲这么坚定

被迫害的真相。因为，善恶一定是在人心，不是哪个政党定性就能说了算的。

这四年中，跟着江××迫害法轮功的地方政府官员、警察，从未间断过对我们家的迫害、骚扰。全家人被非法拘留 55 次，累计非法劳教的年数长达 9 年零 7 个月；家里的财产被恶警洗劫一空，仅被逼交到派出所的押金和罚款就达七千元左右，“窝头费”达 3500 多元。被非法关押于马三家的母亲，于 2002 年 12 月被所谓“期满释放”回来，也被迫离开了家。现在家中已空无一人，全家人都被逼出家门，有家难归。

讲出我家被迫害的经历，告诉父老乡亲们发生在家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残酷迫害的内幕，不是要您为我们做些什么，更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破除谎言与蒙骗，使人心明眼亮，让生活充满光明。

在国外，江泽民和其帮凶们已被告上了国际法庭。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国际上，声援法轮功的声音越来越多。

在这里，真心奉劝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政府官员和警察，赶快收手，停止参与迫害，不要一叶障目当江泽民的殉葬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不变的天理。该猛醒了，将功抵罪，赎回自己的未来！



500 元。把母亲放回家借钱，母亲回来拿来 400 元。桑国华死活不干，非得 500 元不可。没办法村里人给凑了 100 元，这才放我们娘俩回家。我和母亲及我的孩子（那时才 6 岁，想她妈妈想得牙疼、发高烧）刚要吃点饭，刘国文带人又开车来了，二话没说把我和母亲又推上了警车。这时我就和刘国文理论：你把我们带走，孩子怎么办？刘根本不听我说什么，一劲儿把我们抓到派出所，家里只剩下 6 岁的女儿看家。到了派出所，刘疯狂地审问我：你对象上北京你知道不？“不知道”我告诉他。这时刘国文和内勤刘学兵就开始打我：刘国文拽头发（拽下一把头发），后又用胶棒打，刘学兵打嘴巴。总共折磨了约半小时，最后看我不说，就叫我面对墙站着。到下午 4 点左右，又给我们娘仨非法送去拘留了（因弟弟当时就在镇政府关押，派出所和镇政府在同一个院内）。

12 月 6 日凌晨 2 点左右，父亲和妻子他们共 17 名上访的同修也被非法拘留。听父亲说：在驻京办事处，桑国华就用拳打脚踢了父亲一顿，他们所有带的钱都被没收了。17 人从北京被押回来，分别在镇派出所、区分局遭到了毒打，在分局每人一个屋被非法审问，强行让每个人跪在地上。刘国文和分局的恶警 4、5 个人毒打父亲，脸都被打走形了，并邪恶地说：还炼不炼？父亲义正词严地说：炼！打死也炼！他们看父亲这么坚定

被迫害的真相。因为，善恶一定是在人心，不是哪个政党定性就能说了算的。

这四年中，跟着江××迫害法轮功的地方政府官员、警察，从未间断过对我们家的迫害、骚扰。全家人被非法拘留 55 次，累计非法劳教的年数长达 9 年零 7 个月；家里的财产被恶警洗劫一空，仅被逼交到派出所的押金和罚款就达七千元左右，“窝头费”达 3500 多元。被非法关押于马三家的母亲，于 2002 年 12 月被所谓“期满释放”回来，也被迫离开了家。现在家中已空无一人，全家人都被逼出家门，有家难归。

讲出我家被迫害的经历，告诉父老乡亲们发生在家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残酷迫害的内幕，不是要您为我们做些什么，更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破除谎言与蒙骗，使人心明眼亮，让生活充满光明。

在国外，江泽民和其帮凶们已被告上了国际法庭。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国际上，声援法轮功的声音越来越多。

在这里，真心奉劝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政府官员和警察，赶快收手，停止参与迫害，不要一叶障目当江泽民的殉葬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不变的天理。该猛醒了，将功抵罪，赎回自己的未来！



个大屋，双手带着手铐，由外勤孙万文和张军看着我们。早上5点的时候，看守我们的睡着了，我俩才脱离险境，带着铐子出了派出所，从那以后我就被迫流落他乡，有家难回。

妻子被劳教 幼女独凄凉

妻子被非法送到了葫芦岛市拘留所（15天后又续了期），为了抗议非法关押，她和本村学员谷凤春开始绝食绝水。绝食第八天，商国华把她俩送到南票医院强行输液后，直接送往马三家教养院。由于马三家教养院体检不合格，遭拒收，恶警商国华仍不死心，打电话找院领导说“好话”，最后还是拒收。绝食第九天中午，商国华看人都站不起来了，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来接人，下午妻子和谷凤春就都回家了。妻子回家以后，身体恢复好了，就种地，干活（在施工队当小工），带着女儿维持生活。可是恶警们并没有放弃对妻子的迫害。于2003年8月12日早上5点钟，派出所恶警从被窝中将妻子抓走，当天就被送进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现在“辽宁马三家思想教育学校”一大队二分队关押。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啊，四年多来的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真、善、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抗议江氏集团的残暴镇压，同时告诉所有人法轮功

就不打了。妻子也被分局恶警毒打，疼得妻子直喊，整个楼都能听见打人的声音。打人的恶警：刘国文、桑国华、刘学兵、孙万文及分局恶警。

看见父亲被打成这样，心里很难过，我们只是炼功，做好人，或行使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上访”，全家5口人都被关到这里，失去自由。当时我和父亲、弟弟三人在同一个号房，母亲、妻子在隔壁的号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整个南票区算“出名”了。

几天后，桑国华、刘学兵来“提审”我母亲，问父亲他们上北京几点走的？母亲回答说：不知道！二人立即凶相毕露，对母亲大打出手，脸被打得红肿，穿着皮鞋在母亲腿上乱踹，母亲的大腿被踢成青紫色，一动腿就疼得难忍，很长时间才恢复。

12月20日，非法拘留15天后，我与母亲10多个学员被派出所押回镇政府办班，在那里我和母亲整天被罚在走廊站着，恶警如看我不顺眼，就拉到派出所打一顿。晚上镇党委副书记王晓会值班，刘志会（镇工作人员）叫我们都到外面站着去，他们在屋里好打麻将，叫我只穿毛衣在外面站。寒冬腊月，我站了一个小时左右，冻得我直哆嗦，我就开始炼功，刚炼几个动作，被恶警刘国文看见了，就和刘学兵、孙万文等人一起将我痛打了一顿。

一天，镇组织委员朱德武，喝得醉熏的，把我和母

个大屋，双手带着手铐，由外勤孙万文和张军看着我们。早上5点的时候，看守我们的睡着了，我俩才脱离险境，带着铐子出了派出所，从那以后我就被迫流落他乡，有家难回。

妻子被劳教 幼女独凄凉

妻子被非法送到了葫芦岛市拘留所（15天后又续了期），为了抗议非法关押，她和本村学员谷凤春开始绝食绝水。绝食第八天，商国华把她俩送到南票医院强行输液后，直接送往马三家教养院。由于马三家教养院体检不合格，遭拒收，恶警商国华仍不死心，打电话找院领导说“好话”，最后还是拒收。绝食第九天中午，商国华看人都站不起来了，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来接人，下午妻子和谷凤春就都回家了。妻子回家以后，身体恢复好了，就种地，干活（在施工队当小工），带着女儿维持生活。可是恶警们并没有放弃对妻子的迫害。于2003年8月12日早上5点钟，派出所恶警从被窝中将妻子抓走，当天就被送进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现在“辽宁马三家思想教育学校”一大队二分队关押。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啊，四年多来的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真、善、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抗议江氏集团的残暴镇压，同时告诉所有人法轮功

就不打了。妻子也被分局恶警毒打，疼得妻子直喊，整个楼都能听见打人的声音。打人的恶警：刘国文、桑国华、刘学兵、孙万文及分局恶警。

看见父亲被打成这样，心里很难过，我们只是炼功，做好人，或行使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上访”，全家5口人都被关到这里，失去自由。当时我和父亲、弟弟三人在同一个号房，母亲、妻子在隔壁的号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整个南票区算“出名”了。

几天后，桑国华、刘学兵来“提审”我母亲，问父亲他们上北京几点走的？母亲回答说：不知道！二人立即凶相毕露，对母亲大打出手，脸被打得红肿，穿着皮鞋在母亲腿上乱踹，母亲的大腿被踢成青紫色，一动腿就疼得难忍，很长时间才恢复。

12月20日，非法拘留15天后，我与母亲10多个学员被派出所押回镇政府办班，在那里我和母亲整天被罚在走廊站着，恶警如看我不顺眼，就拉到派出所打一顿。晚上镇党委副书记王晓会值班，刘志会（镇工作人员）叫我们都到外面站着去，他们在屋里好打麻将，叫我只穿毛衣在外面站。寒冬腊月，我站了一个小时左右，冻得我直哆嗦，我就开始炼功，刚炼几个动作，被恶警刘国文看见了，就和刘学兵、孙万文等人一起将我痛打了一顿。

一天，镇组织委员朱德武，喝得醉熏的，把我和母

亲、妻子叫到走廊里，当着政府人员的面，殴打我和母亲、妻子，我被他打得鼻孔穿血。然后打我母亲和妻子让我看，打完后，机关人员还故意说：还炼啥呀！当妈的挨打，儿子却在旁边瞅着？……我真是为他们被谎言毒害得是非颠倒而难过。

2000年1月4日，我父亲和弟弟还有孟凡爽、张俊福等法轮功学员已被拘留了30天，镇派出所将他们押回镇里“办班”，这样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又“团聚”了。因妻子心里离不开孩子和家，在邪恶的压迫下，被逼交2000元“押金”，将其放回。最后剩下我们11人（父亲、母亲、弟弟、孟凡爽、张秀珍、张俊福、王淑娟、杨乃凤、白亚秋、裴广顺）由镇里机关人员轮班看着我们，一天一换班。我们男女法轮功学员每天睡在一个屋里，自带行李，吃饭由家里送。每次上厕所都是值班的人跟着去。冬天，下雪了，我们被叫出去在院子里扫雪，门口围观的群众不理解，说我们是“四类”分子。

快过年了，镇妇联主席杨××说：趁年早点给他们送去拘留所，好让咱们过个消停年。这样，年前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我们11人被送进了拘留所。2000年3月份，我妻子因在法轮功学员的“联名上访”单上签字，被村里人举报，我妻子和很多学员被再次送到拘留所，一家人又在拘留所“团聚”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就是这样被拘留15天，然后押回镇“办班”，翻来覆去的

哪去了？我说他们都出门了。弟弟在流离失所中，也曾被恶警抓去两次迫害，其中一次被送到市拘留所关押，但都正念闯出来了。

讲真相惨遭迫害



2003年4月23日，为了让西山的老百姓知道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是对“真、善、忍”的侮辱。我和两个同修于晚上9点多钟，骑摩托车到西山村发真相资料。可是在发真相过程中，被恶人举报，我和同修孟凡爽先后被抓了（抓人的恶警有刘学兵、张军、司机张祥旭）。另一同修则正念走脱了。他们将我按倒在地，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拉到派出所。所长张治（新任所长）开始对我大打出手，把我踹倒，起来之后再踹，打耳光，恶警刘学兵、孙万文、张军等人也上来毒打我们。然后恶警刘学兵和司机张祥旭就趁机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的大法书籍、讲法音像带、炼功带等资料一扫而光（其中包括师父在海外讲法共40多本），此外还抢走小录音机和影碟机各一台。还有我的摩托车至今被扣在派出所。刘学兵还把我妻子和孩子也抓到了派出所，在孩子的面前打我妻子，问资料从哪来的。我女儿才10岁，看到她妈妈挨打，心里非常难过，又不敢哭。孩子也被拘押一夜。他们将我和孟凡爽折磨到后半夜3点半，就给我俩关在一

亲、妻子叫到走廊里，当着政府人员的面，殴打我和母亲、妻子，我被他打得鼻孔穿血。然后打我母亲和妻子让我看，打完后，机关人员还故意说：还炼啥呀！当妈的挨打，儿子却在旁边瞅着？……我真是为他们被谎言毒害得是非颠倒而难过。

2000年1月4日，我父亲和弟弟还有孟凡爽、张俊福等法轮功学员已被拘留了30天，镇派出所将他们押回镇里“办班”，这样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又“团聚”了。因妻子心里离不开孩子和家，在邪恶的压迫下，被逼交2000元“押金”，将其放回。最后剩下我们11人（父亲、母亲、弟弟、孟凡爽、张秀珍、张俊福、王淑娟、杨乃凤、白亚秋、裴广顺）由镇里机关人员轮班看着我们，一天一换班。我们男女法轮功学员每天睡在一个屋里，自带行李，吃饭由家里送。每次上厕所都是值班的人跟着去。冬天，下雪了，我们被叫出去在院子里扫雪，门口围观的群众不理解，说我们是“四类”分子。

快过年了，镇妇联主席杨××说：趁年早点给他们送去拘留所，好让咱们过个消停年。这样，年前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我们11人被送进了拘留所。2000年3月份，我妻子因在法轮功学员的“联名上访”单上签字，被村里人举报，我妻子和很多学员被再次送到拘留所，一家人又在拘留所“团聚”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就是这样被拘留15天，然后押回镇“办班”，翻来覆去的

哪去了？我说他们都出门了。弟弟在流离失所中，也曾被恶警抓去两次迫害，其中一次被送到市拘留所关押，但都正念闯出来了。

讲真相惨遭迫害



2003年4月23日，为了让西山的老百姓知道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是对“真、善、忍”的侮辱。我和两个同修于晚上9点多钟，骑摩托车到西山村发真相资料。可是在发真相过程中，被恶人举报，我和同修孟凡爽先后被抓了（抓人的恶警有刘学兵、张军、司机张祥旭）。另一同修则正念走脱了。他们将我按倒在地，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拉到派出所。所长张治（新任所长）开始对我大打出手，把我踹倒，起来之后再踹，打耳光，恶警刘学兵、孙万文、张军等人也上来毒打我们。然后恶警刘学兵和司机张祥旭就趁机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的大法书籍、讲法音像带、炼功带等资料一扫而光（其中包括师父在海外讲法共40多本），此外还抢走小录音机和影碟机各一台。还有我的摩托车至今被扣在派出所。刘学兵还把我妻子和孩子也抓到了派出所，在孩子的面前打我妻子，问资料从哪来的。我女儿才10岁，看到她妈妈挨打，心里非常难过，又不敢哭。孩子也被拘押一夜。他们将我和孟凡爽折磨到后半夜3点半，就给我俩关在一

拘留），父亲到葫芦岛教养院后非常坚定，被警察多次折磨，也没有向邪恶妥协。

2001年6月，我和弟弟被非法劳教一年的“时期”到了，恶警刘国华竟然给我们又“加了期”我被“加期”2个月，弟弟被“加期”5个月。为了抗议恶警对我们的无限期的非法关押，我和弟弟及很多学员开始绝食绝水抵制，几天后，我和弟弟都遭到了恶警和犯人们的野蛮灌食。

从劳教所回来后的日子

2001年8月27日我被释放回家，弟弟于2001年11月27日被释放回家。弟弟回家后，派出所仍找他，弟弟没去，在家只住一宿，就被迫离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2002年2月7日，母亲突然被派出所恶警抓走，非法送到了马三家教养院。在此之前，母亲一人在家时，派出所恶警时常来骚扰母亲，每到什么敏感的日子，他们就来家“看看”母亲，象鬼子进村一样，进屋就翻这翻那的。

父亲在2002年正月初九被以“保外就医”提前放出。在家呆了一个月，又说要抓人办洗脑班，父亲百般无奈含着泪离开了家，至今还在流离失所，有家难回。父亲走后不几天，果真派出所来家抓人，问父亲、弟弟

被这样折腾，有时在镇里只呆上一天就又被送去拘留所。

显然是对我们采用了“精神上搞垮，经济上截断”的招数，来迫使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每次拘留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炼”字，有时提审的次数多了，警察干脆就不问了，直接将“讯问笔录”填好，把我们送了进去。

到2000年5月，我与母亲、父亲被反复拘留了10次，弟弟12次，妻子3次，加在一起共45次。我们“窝头费”都交不起了，因每人每次拘留就交150元，全家人已经交了近3000元的“窝头费”。没钱交，管教就不让出去。弟弟对管教说：人都被关在这里没法赚钱，家里又只剩下几千斤的玉米没有卖了。后来拘留所就让我们打欠条。又几个月下来，全家人的“欠条”到了4000元。（这里被非法拘留达10次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孟凡爽、张秀珍、裴广顺、杨乃凤和白亚秋。）

在家“炼”的结果

2000年5月中下旬，派出所向我们家每人索要500元押金（四人2000元，由不炼功的二弟掏的），才放我们回家。我们到家就种地，人家的苗都长一拳头高了，我们才种，种完地我们就干瓦匠活（因我们爷仨是瓦匠）。可刚刚过去不久，麻烦又来了。派出所商国

拘留），父亲到葫芦岛教养院后非常坚定，被警察多次折磨，也没有向邪恶妥协。

2001年6月，我和弟弟被非法劳教一年的“时期”到了，恶警刘国华竟然给我们又“加了期”我被“加期”2个月，弟弟被“加期”5个月。为了抗议恶警对我们的无限期的非法关押，我和弟弟及很多学员开始绝食绝水抵制，几天后，我和弟弟都遭到了恶警和犯人们的野蛮灌食。

从劳教所回来后的日子

2001年8月27日我被释放回家，弟弟于2001年11月27日被释放回家。弟弟回家后，派出所仍找他，弟弟没去，在家只住一宿，就被迫离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2002年2月7日，母亲突然被派出所恶警抓走，非法送到了马三家教养院。在此之前，母亲一人在家时，派出所恶警时常来骚扰母亲，每到什么敏感的日子，他们就来家“看看”母亲，象鬼子进村一样，进屋就翻这翻那的。

父亲在2002年正月初九被以“保外就医”提前放出。在家呆了一个月，又说要抓人办洗脑班，父亲百般无奈含着泪离开了家，至今还在流离失所，有家难回。父亲走后不几天，果真派出所来家抓人，问父亲、弟弟

被这样折腾，有时在镇里只呆上一天就又被送去拘留所。

显然是对我们采用了“精神上搞垮，经济上截断”的招数，来迫使我们放弃修炼法轮功。每次拘留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炼”字，有时提审的次数多了，警察干脆就不问了，直接将“讯问笔录”填好，把我们送了进去。

到2000年5月，我与母亲、父亲被反复拘留了10次，弟弟12次，妻子3次，加在一起共45次。我们“窝头费”都交不起了，因每人每次拘留就交150元，全家人已经交了近3000元的“窝头费”。没钱交，管教就不让出去。弟弟对管教说：人都被关在这里没法赚钱，家里又只剩下几千斤的玉米没有卖了。后来拘留所就让我们打欠条。又几个月下来，全家人的“欠条”到了4000元。（这里被非法拘留达10次以上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孟凡爽、张秀珍、裴广顺、杨乃凤和白亚秋。）

在家“炼”的结果

2000年5月中下旬，派出所向我们家每人索要500元押金（四人2000元，由不炼功的二弟掏的），才放我们回家。我们到家就种地，人家的苗都长一拳头高了，我们才种，种完地我们就干瓦匠活（因我们爷仨是瓦匠）。可刚刚过去不久，麻烦又来了。派出所商国

华带着拘留所管教王立新来家里要“窝头钱”，由于我们都刚从里面出来家里没钱，商国华就逼迫父亲到外面借，父亲借了两家卖点才借来500元钱，给他们拿去了，他们说还欠“3500元”。

6月28日中午，我们下班回家吃饭，派出所刘国文和南票区政保科任科长拿着笔和纸窜到家中，问我们还炼没炼？弟弟说：“你们不是说在家里炼可以吗？”刘国文忙狡辩说：那是以前，现在又有“新政策”：你得揭批你师父（骂师父），批判法轮功（骂法轮功），说出法轮功的“危害”来才行。这下全家人更能看清了江××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本质。这样我们只因为“不骂人”，就把我弟弟一起带走，说是劳教。简直荒谬！所谓劳教的理由却是因为我们“不骂人”。弟弟说：我们还有很多家瓦匠活干到半道儿，你给我们带走，活不给人家耽误了吗？“那我们不管！”刘国文野蛮地说道。我和弟弟就又被非法拘押了2个拘留(30天)。

葫芦岛教养院的黑暗与恐怖

2000年7月26，我和弟弟被非法教养一年，送往葫芦岛市教养院。

我和弟弟分别分到所谓“法轮功专管大队”的一中队，每天都被犯人（曹帅，龙港区人）体罚、毒打，让我们蹶着、做板、跪板、跑步、踢正步……还用针扎伤

弟弟和其他同修的手指肚等等酷刑来逼迫我们放弃信仰。恶警刘海厚是一中队的队长，此人非常邪恶，非法审问就是逼问我们还炼不炼？炼就是一顿嘴巴，几乎每天都有人挨他的嘴巴子。那个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刘国华更是邪恶至极，假冒自己也曾炼过法轮功，编造谎言、歪理欺骗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极其凶狠、恶毒，曾亲自用电棍背地里将不“转化”法轮功学员陈万的脖子上电出数个大水泡，胳膊上的肉都被他电熟了；将法轮功学员冯福贵、梁国满等人电得满脸没有一块好地方。2000年10月份，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的“帮教团”做我们的“转化工作”，妄想使我们都放弃信仰，背信师父。以所谓的放下对圆满的执著，叫大家写“三书”，骂师父等邪说。如不听她们说的，恶警刘国华就体罚我们，不让睡觉，整天整夜强迫看攻击大法的录像，再不转化就用电棍电，关小号。坚定的弟弟曾多次被折磨、毒打。因我和弟弟是瓦匠，到教养院后，我俩被带出去干重体力劳动：砌猪圈、盖房子、铺方砖、打地面……

2001年初，我的父亲、母亲均被非法劳教2年，原因是：父亲和母亲‘想去北京上访’。父亲于2月份，被非法送到教养院。母亲则因当时发高烧，没有直接送马三家，而给母亲判为“院外执行”。父亲被非法劳教之前，在南票区拘留所已被非法关押了51天（共3个

华带着拘留所管教王立新来家里要“窝头钱”，由于我们都刚从里面出来家里没钱，商国华就逼迫父亲到外面借，父亲借了两家卖点才借来500元钱，给他们拿去了，他们说还欠“3500元”。

6月28日中午，我们下班回家吃饭，派出所刘国文和南票区政保科任科长拿着笔和纸窜到家中，问我们还炼没炼？弟弟说：“你们不是说在家里炼可以吗？”刘国文忙狡辩说：那是以前，现在又有“新政策”：你得揭批你师父（骂师父），批判法轮功（骂法轮功），说出法轮功的“危害”来才行。这下全家人更能看清了江××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本质。这样我们只因为“不骂人”，就把我弟弟一起带走，说是劳教。简直荒谬！所谓劳教的理由却是因为我们“不骂人”。弟弟说：我们还有很多家瓦匠活干到半道儿，你给我们带走，活不给人家耽误了吗？“那我们不管！”刘国文野蛮地说道。我和弟弟就又被非法拘押了2个拘留(30天)。

葫芦岛教养院的黑暗与恐怖

2000年7月26，我和弟弟被非法教养一年，送往葫芦岛市教养院。

我和弟弟分别分到所谓“法轮功专管大队”的一中队，每天都被犯人（曹帅，龙港区人）体罚、毒打，让我们蹶着、做板、跪板、跑步、踢正步……还用针扎伤

弟弟和其他同修的手指肚等等酷刑来逼迫我们放弃信仰。恶警刘海厚是一中队的队长，此人非常邪恶，非法审问就是逼问我们还炼不炼？炼就是一顿嘴巴，几乎每天都有人挨他的嘴巴子。那个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刘国华更是邪恶至极，假冒自己也曾炼过法轮功，编造谎言、歪理欺骗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极其凶狠、恶毒，曾亲自用电棍背地里将不“转化”法轮功学员陈万的脖子上电出数个大水泡，胳膊上的肉都被他电熟了；将法轮功学员冯福贵、梁国满等人电得满脸没有一块好地方。2000年10月份，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的“帮教团”做我们的“转化工作”，妄想使我们都放弃信仰，背信师父。以所谓的放下对圆满的执著，叫大家写“三书”，骂师父等邪说。如不听她们说的，恶警刘国华就体罚我们，不让睡觉，整天整夜强迫看攻击大法的录像，再不转化就用电棍电，关小号。坚定的弟弟曾多次被折磨、毒打。因我和弟弟是瓦匠，到教养院后，我俩被带出去干重体力劳动：砌猪圈、盖房子、铺方砖、打地面……

2001年初，我的父亲、母亲均被非法劳教2年，原因是：父亲和母亲‘想去北京上访’。父亲于2月份，被非法送到教养院。母亲则因当时发高烧，没有直接送马三家，而给母亲判为“院外执行”。父亲被非法劳教之前，在南票区拘留所已被非法关押了51天（共3个